

# 龟兹小巷的“新生”密码

■文/毛卫华 孟亚娟 王红丽 吐尔松·托胡提

“做好日常保洁,趁着冬闲保养好设施,为春季更多游客的到来做好准备。”1月2日,在新疆库车市“龟兹小巷”,居民党员努尔司曼·马木提和姐妹们一边给巷子内古树的木栅栏刷油漆一边说。

“龟兹小巷”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库其艾日克社区,努尔司曼·马木提是社区的一名家庭主妇,2023年5月加入到巷子的改造和提升工作中,后被推荐为小巷环境卫生管理员,多了一层身份的同时也有了稳定的收入。时值寒冬,巷子内依然整洁亮丽、古朴中透着时尚,依然有游客在文艺性、趣味性十足的打卡点位、色彩艳丽的门窗前拍照。漫步巷道,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颓垣败瓦、无人问津之地。

“这里是我们老城居民向往的新生活,我们要守护好这里的一草一木。”努尔司曼·马木提说。

一条沉寂多年的老街巷,如今成为疆内外、国内外游客到库车必来的打卡点位,吸引了非遗文创、旅拍写真、餐饮民宿等一众商家慕名前来开店创业,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,“人民小巷人民建,人民小巷为人民”的发展理念在这里彰显。

一条老街巷蕴藏着什么宝藏?又如何短时间内实现了华丽蝶变?

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是老街巷的“天时地利”。作为龟兹文化发祥地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库车,呈现着汉唐龟兹故城与明清老城“双城格局”,龟兹小巷则是晚

清和民国初期街巷格局保存最完整的街区。巷内百年老树、古民居、原始的水渠渠道,每一处都写满了故事,汇集着龟兹文化的基因密码。特别是库车著名的民间艺人尼沙汗·阿布都外力的故居也位居其中。建造于1901年的阿不都瓦依提·卡孜阿吉古民居,也是萨克萨克街道目前保存较好的一所古民居。

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,推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。近年来,库车市深耕龟兹文化内涵,加快建设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及特色文旅打卡地,绘就了城市转型发展的新画卷,萨克萨克街道紧跟时代的步伐,传承小巷悠久的历史文​​化,拓展多元业态,多措并举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融的文旅小巷。

党建引领是创建文旅小巷的“幸福密码”。有着37年党龄的库其艾日克社区居民阿布力米提·阿布拉说:“街道党员干部宣传引导、带头实干,才有了游客如织、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场景。”

库车老城区基本是平房区,以土木结构为主,部分房屋甚至是危房。随着新城区的建设发展,年轻人不断搬离老城另谋生活,留在老城区的老年人多、低收入群体多,要发展、促进群众增收,要改变现状、留住原住民成了摆在辖区党政一班人的当务之急。

“一次次走访群众、一次次街巷调研、一次次的可行讨论,选派干部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,我们扭转‘手捧饭碗碗要饭’的被动局面,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,人人吃上旅游饭的信心更坚定了。我们还得到了当地几十家商铺、企业的捐资3万元,用于小

巷初期改造。”萨克萨克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玛衣努尔·艾海提说。

3万元起步,从200米开始。党员干部克服困难,因地制宜,坚守“修旧如旧、活化利用”的理念,在原有的基础上“绣花”。针对不同的房屋、点位、巷道布局,打造书房、文创店、文明餐馆、影展长廊等文化空间……一期改造的每一个白天夜晚,人人都成了施工队,人人都成了设计员,每一块墙面、每个点位布置、每一盆花、每一句话都是精挑细选,一遍遍打磨,严抓细节关。

群众带着茶水,捧着西瓜来了,还拿出家里的老物件、富有文艺元素的碗盘、精美的地毯挂毯用于小巷的装饰陈设,并纷纷加入到了清理、搬运、布置等工作中来。

“不到半个月,阿布力米提·阿布拉大哥瘦了,黑了,但更多群众加入到了建设队伍中来,我们都要为老街巷改造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”年过六旬的社区居民迪力拜尔·艾力木说。

干群拧成一股绳,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龟兹小巷一期完美呈现,受到游客的喜爱,还得到了市委、市政府划拨的改造资金。纷至沓来的游客在意见建议簿中留言,辖区干部应游客要求,完善不足,一鼓作气又延伸延长小巷,打造了现在1公里闭环式圆满小巷。人民小巷人民建,人民小巷为人民。共享发展让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在小巷两期改造的基础上,市委、市政府又拿出专项资金改善给排水、路面平整硬化等基础设施。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投入援疆资金对尼沙汗古民居进

行抢救维修,对库车市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进行维修提升。

一年零三个月的打造提升,让许多以前搬离的群众又打开了自家尘封已久的大门,加固维修,开门做生意。年轻时开大车的阿布都卡德·买木提明在小巷里开了一家茶馆。他说:“巷子现在这么漂亮,来的游客又多,我就把房子收拾出来开起了茶馆。老邻居们也经常来我这里喝茶,跳麦西热甫,忙碌中很幸福。”

2024年11月27日,经过近五个月的修缮和布展,尼沙汗故居作为库车民歌传承与特色文化体验点位正式对外开放。参与修缮的工匠扎依尔·斯迪克说:“这是我修的第四处老房子了,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掌握了雕花‘寿’字纹、‘万’字纹、中国结等木工中的图案装饰工艺,对古民居建筑包含的文化艺术有了新认识。”

小巷因群众而生,因群众而美,因群众而火。人气回来了,往日的繁华回来了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截至目前,小巷先后引入各类业态33家,招商引

资达7000余万元,直接间接解决本地群众就业200余人。

小巷的成功打造让大家看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,让生活、工作在老城的人们自豪感倍增,人人谋发展,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强。街道还成立了专门的文旅公司,为巷内居民、业态商铺、游客提供贴心及时服务。库其艾日克社区成立了游客休憩区、景区开放式社区、志愿服务标杆社区、群众茶余饭后休闲区、日常政策信息发布区等阵地,小巷也获得了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、大学生实习考察研学基地、艺术家采风基地等荣誉称号。

作为库车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的萨克萨克街道,历史文化遗产众多。萨克萨克街道党工委书记、人大工委主任吴海斌说:“依托原有的水塘旧址,我们正积极开展水系工程建设。不仅要打造一个以水塘为核心,结合水渠和街巷的传统生活示范区,还将在区内串联众多优质文旅体验点,构成一个充满‘文化传承、生活体验和时尚创意’的新时代‘萨克萨克’景象。”



## 内蒙古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第一

**本报讯** 2024年以来,内蒙古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力系统,紧抓快干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快速增长,全区新增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708万千瓦,同比增长246%,累计建成装机达到1032万千瓦,是全国首个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

千瓦的省区,位居全国第一。内蒙古将继续积极开展新型储能规划建设工作,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合理增长,支持新型储能项目参与电力系统运行,以市场化方式发挥新型储能电力保供和系统调节作用。(康丽娜)

## 西北电网新能源年外送电量首超千亿千瓦时

**本报讯** 2024年西北电网新能源外送电量达到1005亿千瓦时,年度新能源外送电量首次突破千亿千瓦时,占全国新能源跨省外送和消纳电量的六成以上,达成国内规模最大的省间绿电交易。据了解,“十四五”以来,西北电网新能源外送电量年均增长18%,展现了“西

北风光大好”的绿色发展态势。2024年,西北区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超4600万千瓦,新能源装机累计达到2.69亿千瓦,占电源总装机容量的53%,规模较“十三五”末翻一番;建成750千伏省间联络线路19条、外送直流输电工程11条,为新能源大规模外送打下基础。(王禹涵)

## 我国单体容量最大“沙戈荒”光伏项目并网

**本报讯** 中国绿发集团所属新疆中绿电技术有限公司若羌400万千瓦光伏项目日前成功并网,标志着我国在“沙戈荒”光伏开发领域取得新突破。这是我国单体容量最大的“沙戈荒”光伏项目。该项目共铺设5537224块光伏板,占地面积76.02平方公里,相当于10647个标准化足球场。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发电单元方阵1280个,以及4座全国单

座变电规模最大的百万级220千伏升压站。它是新疆首批新能源大基地项目之一,于2023年8月底动工。项目投运后,预计每年发电69亿千瓦时,可满足200万户家庭一年使用,相当于节约原煤208.24万吨,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1.87万吨,将有力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。(刘园园)

## 全国联播

## 我国去年前11个月汽车出口居世界首位

**本报讯**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扎实

推进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。他表示,坚持以开放促改革、促发展,加快建设更高水平

## 碳排放权交易形势喜人

**新华社讯** 2024年12月31日,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3年度配额清缴时限截止。根据《2023、2024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》,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3年度配

额管理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共计2096家,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2亿吨。截至2024年底,配额清缴完成情况趋好,2023年度配额应清缴总量52.44亿吨,配额清缴完成率约99.98%。全国碳排放

## 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1月7日启动

**本报讯** 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邮政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,将于1月7日至2月5日,共同指导举办“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”。这是商务部2025年首场线上重点活动,也

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场全国性网络促消费活动。本届年货节将以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、传播春节传统文化、推动电商合作互利共赢为重点,线上线下融合,国内国外联动,举办系列活动。2025中国(广西)—

## 大山兵 (四)

■文/吕占明

## 小说连载

### 五

坑道训练这些日子,我在山下留守也忙得不亦乐乎。当时,部队伙食标准很低,基层只能靠自己养畜种菜自我补助,总部还为此定了个标准,称为“斤半加四两”,也就是连队通过抓养畜种菜,自我保障每个战士每天能吃到一斤半菜,一两肉、油、鱼禽蛋和一两豆制品,刚开始琢磨这些标准,心里真没底。

上下决心大,逢会提要求,还有个口头禅,咱大山沟里怕什么?这么多大山、草原,咱愁养点几种点儿!这硬任务,谁也不敢怠慢。

先开荒种地。挨着连队后山有个大沟叉,地势平缓,地质松软,大家一研究,二话没说,留守5个兵,外加“勇士”和一挂马车、两副犁杖,一把大火,官兵6人,三天三夜忙活得天昏地暗,别说,近百亩菜地还真就弄出来了!

这帮愣头青还真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!先把连队的猪圈收拾收拾,照猫画虎,用木桩子一捆一拦,圈扩了一倍;再把一棟闲置的战士宿舍腾出来,三下五除二,用树枝夹板做屏障,隔出六个区,鸡、鸭、鹅、兔、羊、牛,一个微型养殖场落地了!圈舍里的禽畜,因里发一部分,连队到村里收一部分,小环境顿时热闹起来!

这天清晨,饲养员大斌端了一小盒鸡蛋来到连部:“指导员,咱连鸡下蛋了!”我惊愕:“多少个?”“16个。”大斌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眼眶一热:“你立即把它们煮熟,上午陪我去卫生队看病号,把连队最好的

东西给伤员补身子。”“是”,大斌应允而去。

我手里拎着刚刚煮熟的鸡蛋,小心翼翼地坐上大斌赶的马车。

不多时,马车停在了团卫生队的大门口,正巧遇到了准备出门的沈莉莉,沈莉莉见我,笑着问:“罗刚,来团里开会啊。”

眼前的沈莉莉,高挑,一套合身的军服,脸上略施粉黛,在这枯燥的大山沟里,仿佛是落在树枝上的百灵鸟。

见我愣神,沈莉莉压低了嗓音:“想啥呢?罗刚?”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:“今早连队养的鸡第一次下蛋,我来看看病号给他们补补身子。”

沈莉莉上下打量我,不吝嗷地竖起拇指:“还是罗指导员啊,不过病号昨天被连队接走了啊。”

我有点惊愕。原来,昨天下午文书小王以连队名义,用村里伊万的马车把6个病号接走了。

我琢磨郝忠国突然把伤员拉上山,肯定与前几天团里通知的训练考核有关。几名伤员身体还没完全康复,就安排他们参加训练,实在不妥。

我匆匆告别了卫生队,一路快马加鞭,直奔连队坑道。

天是阴的,山风明显变凉,偶尔还有毛茸茸的雪花在飘落。

马车在山路上奔跑着。这是兴安岭雪花和鲜花同时盛开的季节,越往山上走,鲜花没了,六月的雪花却密了许多。

一个多小时的奔波,终于到了连队坑道。我跳下马车,搓一搓冻麻的双手。抬眼望去,还是第一次感受坑道训练的场

景。郝忠国站在坑道口,手里拿着步话机,不断地下达着各种命令,接到命令的战士们在塹壕里奔跑着,身上冒着热气。远处的阵地,不断传回各种答复、口令,以及空炮弹声和投掷手榴弹的爆炸声。

坑道口后侧的小开阔地上架着一口大锅。锅下面的柴火正旺,锅里烧着水,周围青烟缭绕,连队正在做晚饭。

郝忠国迎面走来,用力地拍下我的肩膀:“你上山怎么不通知一声?”我也开门见山:“老郝,连队6名伤员未痊愈,怎么就上山了?”郝忠国看着我,并没有正面回答:“老罗,你上山不容易,这事儿咱俩吃完晚饭再研究。”

我俩边说边走,来到连队野外搭灶的炊事班。所谓炊事班,全部家当就是刚才介绍的那口架在火堆上的战备锅。只见两个炊事员从山上打下来一袋子雪,直接放入锅中,一锅雪,不一会儿化成了水。当我走到锅旁边,愣住了!谁能想到雪融化后几乎是一锅浑浊的水!战士们却并不在意,自然而然地把白菜、肉放入锅中,搅拌,翻炒撒上盐,又倒入酱油。战士们看看满脸错愕的我,宽慰道:“指导员,加入酱油颜色看起来就自然了。”这本是一句简单的自嘲,却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。

“山上训练就吃这个?”我问。“老惯例。”郝忠国答。“那么,这种条件6名伤员就更不该带上来。”我几乎有些急。“你认为什么条件可以让他们上来?”郝忠国皱着眉,一脸不悦:“罗指导员在怨我没跟你打招呼,兴师问罪来了。”我压低声音:“本就不该让他们上来,这是对战士的健康不负责

任。”郝忠国有点震怒:“我的秀才指导员,请问,谁为部队敢打硬拼的精神负责?谁为部队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负责?我带兵十几年了,难道还要您来教我!”

郝忠国终归是一个老同志,尽管强词夺理,也得给他留点面子,总不能把抢第一个小心眼儿摆到桌面上。

见我有意降了调,郝忠国也缓了些情绪:“老罗,不过我做得也不对,事先应该跟你沟通一下!再说他们上山后,主要是搞些保障工作。”

我沉着脸,没再说什么!郝忠国自知理亏,也没再说什么。

战士们依次排队打饭了,每人一碗菜,主食是馒头。战士们蹲在山坡上,一手端着雪水炖菜汤,一手用手指夹着三四个馒头,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汤,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馒头,那个香劲儿。

我注视着眼前这锅菜汤,从小王手中接过递来的饭菜,蹲在地上,学着战士们的样子,闷头大口吃了起来,嚼着满嘴难以说清楚的土味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,郝忠国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,在靠近我的地方坐下。

这顿饭,我一共吃下四个馒头,两碗菜汤。刚才,我俩间的争吵,已影响到战士们的情绪,大家围着战备锅,除了喝汤发出的声音,没有一个说话的。

郝忠国自知理亏,率先打破了尴尬的局面:“小王,连队御寒的酒还剩几瓶?”“连长,还有四瓶。”小王抬起头来。郝忠国转向我:“老罗,你是第一次来坑道,按山上的规矩,得喝点儿酒,怎么样?”

小王见俩人 having 和好的征兆,特意为此这场酒局推波助澜:“你俩怎么喝啊?”“拿六个碗来,倒满!”郝忠国干脆地说。小王急忙劝阻:“连长,可不能这样喝!指导员平时不喝酒。”

战士们看见我俩在坑道口摆起龙门阵,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,三五成群到自己的阵地上研究考核科目去了。

郝忠国对我一笑:“咱俩搭班子还没喝过酒,今天在上山相互探探底,看看你是不是大山的儿子。我先打个样!”

想着刚才自己的态度,也确实有不安之处,我随即夺下郝忠国的那碗酒,仰头一灌而下,又喝了第二碗、第三碗。郝忠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镇住了,半晌没回过神来,过了好一会儿,才连声夸赞:“好样的!不愧咱四连指导员!”还拍下我的肩膀,随即也跟着喝了三大碗。

对于那天的事,我只记得大概,据文书小王后来回忆,我和郝忠国喝了很多,也聊了很多,而且聊得特别投机,互相说了很多知心话,从郝忠国的家、嫂子,一直聊到我的未婚妻方娟。

第二天,我把伤员带回了团卫生队。自那次以后,我挤时间就上山与大家聚一次,顺便带去点新鲜的消息,也算是一种安慰。渐渐地,我和郝忠国的关系不知不觉地密切了。我终于明白,其实我们很多方面蛮像的,有点惺惺相惜了。(未完待续)

(吕占明,作家,山东掖县人。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和国际友好民间交往工作。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《野玫瑰》。)